



靖康要錄卷第九

靖康元年七月一日詔罷諸路仁濟亭制順福帝

姬進封順德帝姬

密諭

密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悞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胡騎出境又傳吳乞買之亡而幹離不歸傳位矣彼方且休兵于燕山今又傳粘罕亡矣又曰畏熱而歸又曰歸救雲中然晉陽城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無不敗粘罕果歸乎果亡乎虜人悞我使其不設

靖康要錄卷九

一

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欲置我于陷阱而我悞彼了無一術閒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謀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騰報於下大書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於虜廷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爲所悞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奉聖旨今後係兵機事不得頒行

四日知威勝軍詹丕違先次勒停根尋送所司根勘以臣僚言金賊犯界卽擅離任逃遁致司錄李植率眾降賊故也

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竊惟國朝於觀文殿置大學士以爲宰輔均逸之罷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或孱懦不才或浮薄無行冒居宰輔士論鄙之昨者金賊擾攘之際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稽其罪戾宜汗鼎鑊陛下務全終始罷相之日例以大觀文授之固宜牢

靖康要錄卷九

二

辭職名力請黜責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乃具劄子云方權臣恃勢事之機要者百不聞一夫身爲宰輔其阿諛朋比不卹國事如此自罷相歸東至楚州艤舟於城外時方臘竊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一旦驚擾匍匐扣城卑詞哀懇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羣聚而侮詈之曰作宰相時開口發一忠言以告于朝豈有今日之事卽其懷奸悞政不廉無恥一至于是今乃以特進大觀文領眞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燕飲不念陛下憂勤于上爲大臣者忍如

是乎伏望褫其職名鑄其官秩特加遠竄及其子曰章壻公彥待制修撰亦乞削奪施行又奏前屢論列白時中尸素無恥李邦彥悖慢不遜及余深朋附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梁師成朱勔私相交結邦彥與蔡攸爲表裏余深又蔡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蠹社稷之賊久稽典憲未足以明政刑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並乞追奪伏望早賜施行

七日朕卽位以來廣闢言路臺章交至多及濫賞日

靖康要錄卷九

三

欲澄革以除蠹弊然歲月旣久干涉者眾眞僞混淆難以究治且累經赦宥瑕玷盡滌若復求索癩疵首尾豈不相戾況今邊方騷驛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眾以修武德豈不美哉前此濫賞十餘項事可更不問故茲詔示其諭朕懷

聖旨方聞京攸中路徘徊不去貶所州縣尙自觀望將迎不絕仰開封府差得力促事使臣管押至貶所交割訖奏日下施行

九日宋喚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左正言

程瑀言其構造語言悖理傷義註誤盛朝所害不鮮故也

右正言程瑀奏伏觀朝廷見遣使至燕山府幹離不所蓋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謂粘罕得所與余都蠟書堅言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朝廷所授意旨及賜幹離不書皆未嘗解釋蠟書之有無臣度朝廷所以畧而不言者慮失余都之約耳夫我書卽既爲粘罕所得余都未嘗遣使於我亦何約之有

靖康要錄卷九

四

又況余都起事有無蓋未可知藉使有焉勝負又未可知也而金人圍重鎮留貴質屯兵界上日謀南犯事至急矣我乃不先與要約使解圍歸質休兵息民各保土宇而持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審知幹離不之言不可信而塞上兵馬足以扞禦可必其不能南犯則不復遣使可也旣遣使矣乃不圖議之成焉用此紛紛爲且粘罕非固欲與我戰幹離不非固欲與我和而二人異議者蓋出於爭功戰則功歸于粘罕和則功歸于幹離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

以破粘罕之說而請決于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和議賴有余都者與之爭戰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都遂勝而與我接壤徐尋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屯師于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爲邊郵未寧也大臣孜孜殫竭智慮亦豈嘗不在邊備哉將不素餐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蓄器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圖回于半載而坐抗封豕長蛇可謂難矣然有言及金人勝強者不以爲怯懦則以爲恐動朝廷是獨何哉夷狄之盛衰強弱

靖康要錄卷九

五

蓋自有時中國之所以御夷狄要在觀其時之如何太宗之窮誅武帝之深討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文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順其時而不失其權者也有如言武帝之舉于文景之世則疎言高祖之禮于太宗之時則謬朝廷觀時度勢遣約和議旣得其權卑辭厚禮名貨重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懷余都使人徒往厚禮虛辱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抗拒藉曰未遽渡河則河朔重遭暴殄可不念哉時旣

秋矣和議賊否在此一舉使所係在于書詞伏望陛下察誠僞之情度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固社稷俯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竄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議可成萬一豺狼詭詐得我書詞反決交構余都則彼僭而我無憾皇天后土寔鑒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妄儻賜施行寔臣至幸如以怯懦以爲恐動朝廷則甘從誅殛要之聽在陛下而區區所見不敢不盡言也取進止

十日止正言程瑀奏伏覩臣僚近有章疏屢論列蔡

京罪惡甫竄嶺南而韶州乃佳地使京自擇不過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旨揮然京旦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著于心造飾奸宄脅制臣隣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于誣謗上皇罪應誅僂者臣請爲陛下言之神宗彌留之際宣仁贊決未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自謂常帶劄子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宣仁不暇他議哲宗已立已寔有功使宣仁銜恨于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暴白于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母后

若此其誰謂人臣而敢爲之上皇性本慈愛忘慕功名京獲柄用假紹述以濟奸謀逐臺諫以塞言路外則締交黨與內則陰連宦官相與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開奢麗夸侈之端太變舊章妄作新事无非蠹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罔下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懷泗之儲峙空變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變動于上而不憂人言喧于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于童貫使之專恣于外賞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構患外國幾覆宗社竊

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目其歸乃在于困民力蠹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于天下寔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眾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僚論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爲芘護是誠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敝君子謂之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于微賤而不行于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啟陛下姑願投之海表以視法必行于大臣而已釋宣仁之

恨爲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爲人子之事也陛下
一舉而爲人子孫之心無憾何憚而不爲乎若欲行
法于奸邪而牽制于宰制臣竊以爲過矣取進止

武信軍承宣使太原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稟卒
太原失守初是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之
告慶寔規我虛寔也復紹言于上皇請遣童貫速至
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貫乃出宣府時粘
罕使黠虜散窩木來迎貫見天平軍言詞不遜貫猶
欲厚以金帛啗之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宗偕往

靖康要錄卷九

八

見粘罕興宗至虜帳粘罕厚爲之禮以好詞遣回時
胡馬已集入寇有日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浹日
而粘罕董師已及塞上警報至貫已歸調天下兵拒
敵爲詞棄軍夜開太原而出日馳數百里而還京師
是歲十二月十六也留稟爲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
之兵留屯者是月粘罕入代州沂州守臣石嶺關戍
將皆開門迎降賊遂長驅圍太原時二太子已陷全
燕之地矣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
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

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告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上皇大震不終禮亟還禁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爲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淵聖且爲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敏自給事中爲中書侍郎托芘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二太子旣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于天亶灌力不支亦退走兵遂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上皇妃

后耶王楷等東走淮浙九日胡馬至國門之北閱月議和乃歸而粘罕以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稟總守禦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取筋皮充糧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久之力盡人疲力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韜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皆不得前是月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爲賊所擒稟獨與戲下決戰突圍而出胡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亡

稟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

致書于金人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常以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致宿師引日已久惟兵民各爲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佃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義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于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又書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皇

靖康要錄卷九

十

子郎君比常布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施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租稅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閒言將究遠圖豈是生于細故成長利于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俊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

左正言程瑀奏累上章奏論列蔡京宜竄海外未蒙

施行按京事迹罪在可誅鑄鼎刊名位居九五臨平
增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公瀆
妃嬪閨門污穢醜不可言其他蠹國害民誕妄不道
不可勝數正名定罪死有餘責而二三大臣但懷私
恩不畏公議寧屈國憲不負賊臣置之曲江名爲嶺
表寔與內地無異伏望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
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典刑俛尙帝姬隳廢
法制亦合離判不當尙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
無使尙廩給縣官寔天下幸甚奉聖旨蔡京移儋州

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左正言程瑀奏謹按蔡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
責攷其挾媚道以怙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福招
納賄賂蠹國害民欺君罔上畧同厥父至于位師傅
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父汙鱗宮庭則厥父或未
至是蓋死有餘責矣而燕山之役以歲賂易空城金
寇之來閤家南逝名爲扈從上皇寔背叛也上皇南
歸非獨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達識正應如此
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爲誣罔謂勸

上皇南歸使其私黨援爲己功欲以蔽覆舊惡罪惡彰著海內憤疾望投之海島不使污我海內寔快天下之望奉聖旨蔡攸移雷州不許之蔡攸無罪刑部員外郎楊達度支員外郎呂濟別與差遣以臣僚言達乃徐鑄之婿交結朱勔負緣進身濟素無士檢憑時權惡恣爲贓污故也無幾也自營來而日給

給事中楊時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崇福宮詔曰朕獲承宗廟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

靖康要錄卷九

十三

德不類無以仰當天下日夜祇懼每御便坐希臨正衙凡所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于帝膳百品十減其七放遣宮女凡六千餘人未常輒奏音樂備置臺諫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觀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書出東方攷之前載是爲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熟復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眾是用求民之疾苦悉行條具除苛解嬖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焉更賴中外大小之臣體朕至意同寅

協恭以圖康乂

十二日右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羣眾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惟其當之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仁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私也得者無所懷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爲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是無心物亦何常懷德與怨哉苟欲有與而無奪有置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

靖康要錄卷九

十三

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戚戚焉懼人以爲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宦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補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卽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旣許禡奪裁抑允當眾心士夫鼓舞以謂官曹自此清名器自此重廩祿自此節僥倖之徒自此退聽依流平進之人自此而免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復降聖

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於伊進納正官之路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實有軍功戰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更不禡奪內有才力之人卽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眾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懷私植黨陰爲曲說阻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限選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爲實爲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今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稽

攷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爲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顧阻節歸過有司畫旨並且令依除注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爲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惑宸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繹詔旨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爲陛下言之夫歲月旣久干涉雖眾三銓苟未廢簡牘且存可覆視也何至眞僞襍而不可究治乎羣臣乃以

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嘗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羣臣乃以經赦而求瘢首尾相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民之所疾眾之所惡也視奪裁抑果行彼將鼓舞之矣乃今啟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爲安民和眾之意白黑正不相侔矣臣度陳啟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爲民不安眾不和勢當置而不問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胚胎於崇寧熾盛於政和大橫於宣和

皆朋附權臣宦官恩倖而已其苟賤趨事比於奴隸者所不問舍是則賂賂交結誅求應副皆剝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堂除吏部差注爲所攘奪謗嗟盈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冬更張庶事殆盡獨未及此豈以爲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空之聳天下耳目也陛下卽位臣僚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爲非不

以反汗爲嫌用意巧密持說堅牢以欺陛下恐陛下偶不察其情遂爲之降詔命前所畫者悉反焉臣所慮者不惟僥倖之流復得志慮天下之人竊議初政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泗而不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爲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遵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願致仕及依

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白身而受命輕重不侔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委三省詳議抑臣常觀唐室斜封之濫啟罷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崔沘薛昭素以爲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旨揮皆宰執聚議畫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狸之而狐搢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

十三日聖旨蔡京蔡攸童貫王黼孟昌齡朱勔李彥
楊戩前以恃勢強買人戶田產屋業致令失所今來
如有陳狀論訴之人照驗文契如委是詣實並與給
還御拘元直入官宣撫司統制官黃迪應援太原於
文水縣潰散之後逃避不出至今奉聖旨立賞錢三
千貫招人告捉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
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
上書得之矣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見輕戎狄如

靖康要錄卷九

七

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宰吳敏
不才而喜爲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遽際
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自童幼時爲蔡京父子養
於門下側媚狎昵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構
隙京乃峻擢敏輩列於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當
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奸迹旣彰久被棄斥前年
京及子條覆出爲惡首加薦引敏知京條將敗而攸
及李邦彥齊驅並進於是又背京而從攸夷考其行
豈可寘諸廟堂以汙宰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

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閒言乃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每於章疏喋喋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輒具劄子欲令百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僚累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彥等敏竭力營護類多阻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居眞州遽挈其家遁於亳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昨者金寇犯闕又首入劄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從官紛然相劾使京師之眾扇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左司郎中吳巖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爲腹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潁昌敏以東平不及潁昌於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楫曾班曾幾皆其妻黨故剖符大藩或持節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昔與宇文虛中同除中書舍人潤色誥命賴虛中爲多及臺臣列論虛中惡同王蕃而又極力營救不爲

施行其罪七也敏頃常薦燕瑛爲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孺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眞州干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直孺皆以交結匪人薦致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將以龍圖直學士典領要藩其罪八也居眞州不能擇交而與贓汙罪人石幟宴飲游從近乃召幟赴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寇初退城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實幸其爲亂兵所殺耳旣又復其舊職果出於誠心乎太學生陳

東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旣又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己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敏自知其才不足以當大任中懷慙忤不敢舉頭仰面以見士民眾皆侮笑之不敢入尙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統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綱紀廢壞雖賢而智者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云屋大而柱小可爲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構之大搜採羣策共致中興如敏之奸懦

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

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變異故凡明於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天象著明倘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又

靖康要錄卷九

二

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明刑寬詔已頒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閒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更多允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特降明詔切自警惕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僥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郵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爲祥轉禍爲福矣願

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十八日連南夫韓駒復徽猷閣侍制遣差依舊張恻胡松年高伯振李璆復右文殿修撰依舊官祠

二十一日聖旨蔡脩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蔡脩等並勒停其蔡京以下並子孫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許量移布告中外

二十二日給事中詹義除徽猷閣待制管勾龍德宮顯謨閣待制管勾龍德宮譚世勣除給事中王貲深葛勝仲並復徽猷閣待制依舊官祠以赦敘復也

靖康要錄卷九

三

二十三日右正言崔鷗除直龍圖閣差管勾西京崇福宮以疾病屢乞休致故有是命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近降旨揮蔡京以下子孫二十三人盡皆勒停遇有大赦不許量移聞者莫不欣快然責同罪異有未協公議者如京之子脩攸之子行是也京方專權跋扈蠹國害政條實助之去年春力勸京復出任事乘京之病力援羣邪結爲死黨私已好惡進退百官宰相時中李邦彥坐視而不敢喘息天下莫不駭之蔡行挾乃父之勢竊弄權柄納賄

通賂薦引取汙稍居要路購冢墓無用之器視金錢若糞土然強買園宅專恣奢僭帷簿不修醜聲流傳究條行之過惡尤在不赦今條韶州居住行洪州安置安在地內未當人心伏乞竄之嶺外奉旨條移白州行移柳州庶有分別只今行下

聖旨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東平府通判呂峒前京西運使任輝彥前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並令吏部直注遠小處監當以臣僚言此六人皆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之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故也

靖康要錄卷九

三

臣僚上言謹按徽猷閣待制知越州李邴朋附王黼最爲親狎能軒輊事機萋菲善類當時士大夫多爲中傷黼之悞國邴謀居多嘗語人曰要見宰相須是立地說兩時辰語言其巧佞死恥以至於此故自選人經除校書郎改秩才數月一再遷躋躋從橐又權直翰苑其榮至矣黼已就殛而腹心爪牙素與其亂者尙已延擱近聯領帥名府士論喞然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李邴落職翟汝文乞外補可依所奏除顯

謨閣學士知越州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伏覩街市印賣文字有太學正吳若所上書言臣常以十事留蔡京覽之不勝駭愕須至陳述本末以祈聰察臣於崇寧閒與鄭居中劉正夫等同在從班是時蔡京獨持國政至大觀元年蒙道君皇帝擢爲尙書右丞日與蔡京爭論政事京意不悅時道君待臣厚且遇明堂大禮京雖怒臣未有以見逐也才兩月餘臣丁母憂去位旣而居中正夫亦以他事與京有隙而臣孤立無助遂獨兩遭斥

靖康要錄卷九

三

逐流落外方凡二十年陛下卽位之初首蒙收召擢爲上宰夙夜罄竭孤忠未常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事者蓋以方京盛時生殺在手中而臣敢忤其意于是爲難今京事敗勢去罪惡暴著畧正典刑矣雖日言其過人誰不能是以不復自明至于暴其奸狀自有臺諫亦悉心奉行若乃京所立害民之政日夜敷陳以次更革此陛下所明知不意吳學正者以十事留京相誣也且以歲月攷之蔡京于道君朝斥者五崇寧閒京罷左僕射臣時爲御史未嘗有章疏乞留

京也大觀三年京初致仕臣持服在南京大觀四年京出杭州臣服闋赴長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臣以疾病任宮祠宣和七年京三致仕臣以管鑰守北京皆無上章留京之理假使有之則當時與京爲敵之人豈不暴臣之章以治臣之罪哉不知吳學正所謂以十事留京者果何時而所謂十事者果何事耶且上章留京人臣之大惡也假如脫已失計而爲之固難隱諱自應默默羞愧甘爲名教之罪人若實無其事而謗言出于意外使四方傳播以爲口實臣又安

得不自辨明是以冒瀆天聽乞特賜聰察以息囂謗則臣死生幸甚抑臣久有所懷亦乞因其畧爲陛下陳之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之不右己也首爲黨論以禁錮之旣而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除托附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及諸近習道士之外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旣各有所因以進其身則凡議論之間各黨其所厚善而以眾寡爲勝負故其一罷士大夫連坐而去者數十百人及其復用則又源源而來

既恩歸私第豈復有盡忠朝廷者哉更勝迭負一進
一退者亦二十餘年矣私黨既成公論不伸朝政不
綱金賊內侮流弊之極至于今日所幸黨魁既去則
其各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意勿懷私恩勿讎私
忿實効赤心盡忠朝廷以爲陛下之用伏冀陛下開
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門實用人才無有適莫刑賞所
加視其功罪而無容心于其閒使朋黨之論消于未
形則朝廷有安靜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搢紳
之福也唐李宗閔李德裕立黨以相磨軋搢紳之禍

四十年不能解文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後李訓用事素忌宗閔德裕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
爲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
中外震畏文宗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此不慎其始
之過也仁宗朝賈昌朝陳執中惡杜衍韓琦范仲淹
歐陽修等亦指以爲黨而相與爲勝負者二十餘年
至嘉祐中韓琦爲相罔念舊怨凡所進用之人不分
彼此惟才是用故朋黨之議不治自消念陛下以仁
宗爲法以唐文宗爲戒慎之于始以福天下書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惟陛下留神則幸所有吳學正書
隨劄子進乞下有司詰問言之所從苟有其實不敢
逃罪若吳學正造爲此言以相授誣亦乞畧加究辦
以警觀望附會妄言希進之人若鬻書者托其姓名
妄行印造則亦乞治其罪臣衰老憔悴在北京日三
乞致仕忽蒙陛下不次擢用亦欲少効涓塵以酬造
化不意今者吳學正欲以大惡爲臣之罪伏望陛下
篤終始之眷許臣解罷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
又貼黃臣政和末久病不痊蒙道君皇帝召爲醴泉

觀使以便醫藥疾病暨愈因言外方軍民久困若不
早加存撫必有盜賊流亡意外之患遂建格民之議
究軍民利害蔡京大怒侍御史張僕承宣風指上疏
論列于是罷局臣亦出知揚州是時臣居京師不及
半年今朝士大夫皆知其詳由此觀之則臣之蹤跡
粗亦可悉伏望聖明洞察許臣罷免全其晚節不勝
幸甚奉聖旨所乞不允令吳若分析申尙書省

二十七日詳定司敕令所狀契勘本所詳定官三員
近承宣和六年十二月內指揮侍從官罷兼局例該

罷去見缺官總領竊緣祖宗法敕局多是宰執提舉
今照得天聖敕提舉官呂夷簡夏竦慶曆敕提舉官
賈昌朝吳育嘉祐敕提舉官韓琦曾公亮熙寧敕王
安石元符敕章惇安燾紹興常平免役敕章惇乞賜
施行奉聖旨詳定官差戶部尙書梅執禮戶部侍郎
邵溥大理卿周懿文

臣僚上言竊觀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
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以謝天下陛下聖度
涵容久未賜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時之

靖康要錄卷九

七

時殺大臣在所當禁至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
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况貫闖腐刑餘在祖宗時止
堪掃除之役豈真所謂大臣也哉貫握兵權幾三十
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
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
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與國虜后欲歸卻其表而
不受虜主僭遁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
假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其爲敵仇虜騎欲入
貫欲趣往太原經紀雲中虜破沂代卽舍太原以歸

其舟楫載所親兵及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
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西去貫于是時何有陛下陛下
奈何卒赦之惟陛下思夷狄侵奪之變實生于貫致
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邸今日之拘
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
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于上
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卽貫之貶所檻
至京師陳百官召六師誅于觀闕之下醢其軀以賜
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女

真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平女真之師自
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受侮四夷貽
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
又上言臣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夤緣恩
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寮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
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
海裔今日竊聞有司檢校器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
金銀緣背爲飾者士論傳駭以爲貫之不軌蹤跡暴
白無甚于此伏望斷自淵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

聖旨童貫罪十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脩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授命東京解圍聞而惡之家中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訖亦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激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賞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旨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貫子孫仰張激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員多差兵級管押前去

靖康要錄卷九

三九

臣寮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令廣西運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賞送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賞今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并取首級回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靖康要錄卷第十

二十八日聖旨自卽位之初未有論列蔡氏者李攢首先論列今李光謂召擢不當顯與蔡氏爲地送吏部與小郡蔡佃移送梅州居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竊觀陸贄作奉天制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敖作詔慰邊將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于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安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朝廷賜顏岐出身使爲中書舍人岐之名迹初不聞于

靖康要錄卷十

人及賜出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今爲書命動輒乖繆士夫傳笑以爲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爲文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褒或過實貶或失眞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于理者臣請言除晁說之中書舍人曰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讀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旣多宜得之孔氏正道者

以長率之此東宮官詞也傅已罷東宮官矣侍讀而爲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霍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于可怪之語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心靜身安李旦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奈何處以代言之任當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汗辱訓誥伏望罷岐職事所有賜出身指揮乞不施行奉聖旨顏岐罷中書舍人

靖康要錄卷十

一

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所引以爲輔者皆其締交死黨同爲欺君悞國之奸無復毫髮忠利社稷之意如林攄者佞懷奸回志在寵利平居言論風旨惟京是從于是盡壞祖宗法度而人心內離夷狄外侮矣雖京跋扈不臣意在斲喪王室而羽翼唱和同惡相濟論攄罪奸不在京下伏望聖斷念祖宗二百年艱難之業壞于此輩之手其林攄贈恩典數乞行追奪以

詔列位奉聖旨林攄追貶爲節度副使

二十九日左正言程瑀除屯田郎官

臣僚上言伏見少傅鎮西軍節度使提舉京西崇福宮余深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依所乞守本官職致仕臣聞可以罰可以勿罰罰之足以垂戒于萬世雖堯舜之聖不敢不罰也舊相去位十年忽以老疾自願罷少傅納節鉞守本官致仕在它人之小有罪者陛下憐而去之勿罷可矣如深之致位宰輔皆由欺君罔父黨蔡京而得之陛下安可不罰以垂將來臣

靖康要錄卷十

三

子之戒乎且有張懷素者以邪道蠱惑妄言禍福蔡京呂惠卿師事尤謹出入閨門晝夜無閒至汙其婦女而不可訶也京前後尊崇懷素詩柬甚多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宗昇往漕于浙毀碑以滅迹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卿先以墨本六十通持以脅京冀免已罪蓋同惡相持情狀譎怪有如此者時深爲御史中丞與開封府林攄皆京死黨也京以懷素事付之獄中供通事有于京者深慮二人力爲掩覆又疑言及京者必焚棄之中

朝士庶皆能道也京旣幸免報其盡力深據驟遷俱至執政深作宰執前後八年京之奸謀詭計無不干預始終朋附無如深據比天下公論謂蔡京得力之多者深爲第一據爲第二夫敢隱蔽大臣交通不軌之罪而顯受其報人臣欺罔之大無過此矣若不因事以正典刑則亂臣賊子何以爲懼今學士之優職特進之崇階其可尙使叨據爲歸老之榮耶奉聖旨余深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吏部尙書莫儔奏乞將吏部四選條例編纂成冊鏤板出賣以杜奸吏奉聖旨

靖康要錄卷十

四

依奏

八月

一日聖旨陳瓘子正彙可與一初品官

二日聖旨葉著令洪州居住

臣僚上言蔡京兇焰方熾之時有支派僅屬之人平時庸賤沈于下伍爲民役者亦包以衣冠而爵祿之旣而授職遷秩爲州縣親民官者不可勝數今有南劍州通判蔡倬者昔居鄉爲木匠今南劍人以通判博士呼之蓋其取侮多矣貪污畏瑣市井有所不爲

所巡歷處括責誅求無物不嗜欲乞體究施行仍詔諭諸路監司九州縣吏有係蔡京族屬奏官不通世務與爲奸者並具名奏放罷以清仕列奉聖旨蔡倬特勒停餘依奏

三日詔同樞密院事种師道前去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李綱赴闕沿路巡視防守之具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宣撫司參謀官

臣僚上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强擊刺之利至于它技未嘗習也用心專而

藝能精近年以來上之帥臣監司下之守倅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繡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爲首飾玩好之事或爲塗繪文鏤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習名編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爲戰士而攻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陞遷階級或在眾人之上遂使轅門武力之事困于差役之勞末作芘身之人復享安閑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工匠伎巧之事日多兵政弊至于此不可不改欲乞除鑲兵合用匠外如有尙襲故態輒敢占破

禁兵爲匠作者嚴行禁止奉聖旨依奏
五日司封員外郎許亢宗除起居舍人
太宰徐處仁等言天文見異旣驗實于保章政路非
人宜自拘于司敗薦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
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預政機雖有
慙愚慕蕭生之憂國畧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
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籍
藁以自陳終叩聞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
歸然四海沸騰謂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

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
博求賢佐共修五事以承天毋蹈虛文徒使百官之
障物批答應天消變係政之修與其引咎以屢陳孰
若和衷而圖治所請宜不允

七日臣僚上言竊見陛下自卽位以來求直言讜論
崇獎臺諫優容聽納期以辨正邪明國事不使儉人
並進以亂忠良誠中興大業汲汲願治之眞主也然
巧言似正大佞似直懷奸飾僞之人陽興正直而陰
肆邪僻以害陛下之初政者臣不敢以私恩廢公議

也謹按朝奉郎李光操邪枉之心爲諂諛之行趨走
蔡攸之門傾心死黨附麗權貴左談右說欲保全蔡
氏父子方京之未責也則鉗口而不言及京之貶西
都也知天下之共憤鬱而未伸昌言曰須置京于湖
南上下夫以京之過惡天人怨怒雖誅于兩觀之下
未足以快天下之望而先欲鼓惑人聽阨塞公議是
欲以坏土障巨流其不自量也甚矣爾後不得已窺
陛下之意伺臺諫之評方始其論蔡攸尙肆面謾以
爲大臣黨蔽蔡氏蓋不知黨蔽之者實光也自光符

靖康要錄卷十

七

寶兩擢而任侍御陛下于光則厚矣光不思盡忠報
陛下于萬一而止知歸恩于私乎陛下稟堯舜之聰
明顧此儉佞輩久已灼見其用心姑務涵容以俟悛
革彼豈知天心之至仁哉乃覆出爲惡尙欲與蔡氏
爲地公肆狂言動搖國是挾奸罔上誠如聖語聖恩
寬大猶欲鼻之民社彼民何罪焉公論沸騰罰不當
罪伏望早賜竄逐使天下曉然知懷奸之人有不得
倖免者奉聖旨李光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臣僚上言臣聞奸臣假爵祿以示私恩佞人懷私恩

而忘公議唯知植黨莫知報君惟知徇情莫知體國
崇觀以來此風尤熾末流之弊幾危宗社陛下戢奸
懲惡壞羣散黨欲納邪佞于正直之域變讒諛以忠
義之風虛位求言傾心聽納可謂至矣而顧私恩損
公議者尚爾也謹按新除屯田員外郎程瑀以瑣瑣
之才陛下極擢臺省造膝之間聖意優容眷顧可謂
厚矣不思盡忠以圖報稱而交朋之私是重君臣之
義乃薄究觀操蘊灼見朋附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
望睿斷竄之遠方奉聖旨程瑀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日下出門

靖康要錄卷十

八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
子講孝經讀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且曰國家
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傳明孔氏六
經者異矣又曰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
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歎矣臣竊謂孔氏之後深
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漢之大儒無過于楊
雄雄之言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也孟子異乎
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唐之大儒無過于韓愈而愈尤推尊孟子以爲道者堯傳之舜舜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大儒無過于歐陽修蘇洵與其子軾修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洵曰孟子之道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矣又曰晚而讀孟子而

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至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夫以楊雄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千餘年閒所謂大儒者數人而已皆以孟子之道同于孔子稱曰孔孟說之何人乃敢非之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若以孟子爲非胡不數其戾六經者何事異孔子者何說旣不知此乃以爲百家而斥之此特見今日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安石常自比于孟子學尙其書遂使孟子亦得罪焉其趨時過當議論不公如此不惟欺罔聖聰使皇

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慮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誚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說之知識乖陋豈宜輔導春宮亦乞睿旨罷太子詹事奉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

九日聖旨星文見異適當暑月止御便殿今已帶朝可避殿如故事以稱畏天戒之意

詔以星變徧問從官具民間疾苦以聞降詔寬恤施行

靖康要錄卷十

十

十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祖宗開基以不殺取天下以省事然無犬吠之虞百七十年雖三代盛時何以異也自崇寧以來羣小用事變亂祖宗之法故天道逆于上地理悖于下人倫廢于中害及草木禍及昆蟲欲望天下平治不亦難乎蔡京敗法度壞人才于內而毒流四海繼之者則有王黼使天下無可行之法無可用之人童貫隳兵政困將士于外而害邊鄙繼之者則有譚稹致使天下無可戰之卒朱冲構禍于平江子勔繼之而又甚焉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

浙東浙西無不罹其酷楊戩造釁于西域李彥繼之而又盛焉是以內則盜賊數起外則虜寇深入豈無自而然哉賴太上皇聖明悔禍自咎害民之事降詔遂罷逐去兇邪傳位陛下今事雖已往然陛下爲民父母獨不追憫之乎蔡京童貫臣僚論擊章疏十上其罪狀言之詳矣而朱勔李彥罪惡尙未得其詳焉臣實知之不可不論朱勔以兇悍之才資剽刻之性陰與蔡京結爲死黨其在兩浙也托御前生活爲名恣爲不法交通宮禁無復忌憚初置局于平江搔擾州縣慘虐良民民不聊生無所赴訴于是方賊因之而起眾數十萬以朝廷之靈經時然後撲滅其所殺傷不可勝紀兩浙爲之一空勔于此時已當梟首以謝百姓朝廷不惟不加誅戮而任用之意愈甚于前天下聞之莫不扼腕勔之進奉也強奪民物高估其值悉從官給經已入已而民戶未常得也拘占諸路糧鈔以載花石之類官舟卽不能足又取商賈之舟以繼焉一舟所載不過松一株或竹兩竿糧食腳乘之費數百倍于松竹矣然所支者朝廷之錢也所以

奪于民者用朝廷之勢也所以般運者朝廷之力也是皆出于朝廷民力而獨曰勛進者豈不悖哉朝廷不攷其實徒善其進奉之物賞其進奉之名于是建節賜第賜女樂子孫皆得顯官利則歸勛怨歸朝廷凡今之所謂進奉者率皆如此甚可歎也凡民間一花一竹無不遭勛騷動而所費百端至于破產亡軀故浙中人戶以名花異草珍禽奇獸爲不祥之物有則急掩之民心蓋亦可見勛又陰操國柄進退士大夫有識之士爲朝廷寒心而無恥貪冒之徒竟出其

門至爲侍從者多矣李彥天資狠愎輕蔑朝廷密交王黼相爲表裏其在京東西也以西城所爲名恣行兇暴凡民間美田使之投牒陳告皆指爲民荒雖有無故而被譴責者亦不可數應民間花木一經黃紙封記之後或悞致損壞則便以大不恭之罪加之是何小人奸吏皆取富貴逸樂而善人良民獨被困苦其可不爲大哀乎此節夫節士所以太息流涕爲朝廷痛惜之也常謂勛彥暴殄天物害虐生靈聖人在上必殺無赦其因之至美官者陷民之陷阱伐國之

斧斨因勔彥而被發責者實可憐憫今彥旣已死不
得顯戮眾論不快臣愚欲望陛下將勔明正典刑其
京西劉寄任輝彥童開李士煥王滸等各加遠竄有
先身亡者自可追奪京東毛孝立王隨侯祥在惇呂
峴錢械等未經貶竄者伏望依此施行其陳告天荒
之人及乞括灤地白身投授承節郎劉文等悉行編
配庶幾少謝天下其因迕勔彥被罪者許自陳訴如
穎昌府鈐轄范寥不應副李彥取竹遂以寥將蘇軾
詩文墨迹模勒上石爲十惡大不恭奏朝廷止特勒

停顯屬無辜亦乞改正如此則寬濫之獄得以昭雪
亦足以感召和氣消弭災慝臣之區區言此者不惟
欲陛下正勔等之罪慰無辜之民欲陛下知玩好之
害不啻蝮蝎可爲將來之戒然陛下恭行節儉視民
如傷菲飲食惡衣服惟恐一物失所決無此等之患
至防微杜漸因事陳諫乃臣之職也惟聖主裁擇
又臣僚上言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人忠憤之
言也今塗路之人皆能道臣僚論朱勔之黨而不及
盛章舍豺狼而問狐狸者也按章納交于朱勔父子

之閒視國財如糞土惟恐耐家大小之不富也殺吳
民于戲笑惟恐耐家奴僕之不悅也章之自富于攘
竊而自厲于威勢者又未易勝言也况章近在長安
明有飛揚跋扈之迹而刑誅不及臣愚今質之輿論
謂先正章豺狼之罪而後加李士渙王滸等狐狸之
誅又其屬有曾訴許珪劉愿王崇臾子奇王子獻宋
憲等當與滸輩同科亦不可赦會勘盛章見別作施
行外奉聖旨劉奇任輝彥呂岷毛孝立李士渙王隨
江撞錢械宋憲王子獻各特更追兩官曾訴許珪劉
願臾子奇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

靖康要錄卷十

十四

聖旨因緣獻納錢物補官并貼納錢物改換新告不
作進納之人並合作官戶及理選限申明行下

侍御史胡舜陟奏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
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偃奉事愈謹一日而
三見之公庫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追呼騷動細民江
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詆罵于道
而偃差兵捕商一郡爲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
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爲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于天

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偃乃奉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寘偃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劾偃所爲供張將迎使之遷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矣況偃黜僧下流素以高貲結京攸而竊法從奉聖旨李偃落顯謨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十四日右司員外郎陸長民放罷以臣僚言押綱使臣徐燾納濕米麥送臺體究而長民折簡于司農少卿黃願爲之受納願黜知楚州而長民放罷

靖康要錄卷十

十五

十九日聖旨陸尙旣已罷其格內歲貢品物爲數極多尙爲民害非祖宗舊法可並罷

朱載上贈徽猷閣待制

聖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改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可特改除待制仍舊宮祠

河東察訪使張灝申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還汾州團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權輕降奪官資依舊軍前使喚責以後效

聖旨應邊功推恩不得時刻有滯

聖旨出戰士卒家屬可行下諸處常加優恤不令失

所

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大金國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使韓離不軍前李若水借秘書少監奉使粘罕軍前副使並令選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水改名若水劉岑日下先次出試院並請緩師故也

二十一日徽猷閣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

靖康要錄卷十

十六

和議國信使馬識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大金軍前和議使周望依舊充正旦國信使前差李處權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和議

聖旨陳瓘因言蔡京被罪近日歿于貶所贈諫議大

夫

二十三日王雲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

詹度罷中山府路安撫使

二十四日大宰徐處仁少宰吳敏論事不協紛爭上

前聖旨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中書侍郎唐恪除少宰制曰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
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
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場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眞
才付以機柄係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
廷聽予明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唐恪器識闔遠
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
召從外服智畧輻輳于朕前歎歷政途風采想聞于
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姿爲時顯人宜膺
大用亟陞華于右揆仍兼秩于西臺申衍爰田陪敦

眞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庭當求善策
念民力之苦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根謹
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瀆武以貪功顧後
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怠
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
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于事功體
貌務全于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
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劭早年治郡

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
進列冢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懇矧國步艱難之日乃
廟堂叶贊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
乏可否之相濟難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寧念寸陰之
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流言士夫興歎
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
卽祠宮之優逸昭命數之隆崇并衍爰田申陪眞賦
嗚呼任舊人以共政朕豈有意于遐遺詢黃髮則罔
愆汝尙無忘于入告往祗予訓其體眷懷可依前正

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
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居于廟堂宜
曲全于體貌我有明命颺于大庭通議大夫少宰兼
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遠高文足以華國
鯁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眇躬
踐阼首登揆路之崇籍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
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
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

兩端乏鉛刀之一割寢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剡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陞祕殿之隆名均逸眞祠并昭異數嗚呼閔勞以事尙素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祗休寵勿怠壯圖可特授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依前通議大夫

尙書右丞何棗除中書侍郎禮部尙書陳過庭除尙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除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除僉書樞密院事

諫議大夫呂好問除御史中丞侍御史曹輔除諫議

靖康要錄卷十

十九

大夫御史中丞李回殿中侍御史秦檜監察御史范宗尹陳述等奏臣等早求上殿具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爲不和事雖迫于公議實出愚忠然語言冒昧上干天威又不敢安于本職謹各居家待罪以俟竄逐奉聖旨放罪令供職

孫覲除侍御史程振除開封府尹並日下供職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臣等厯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傳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主均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單于慕義

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誣矣至若唐肅宗復兩京
迎明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
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于此惜之伏惟陛
下勤儉之德本于生知緝熙之學期于日益蓋與商
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卽
位以來于今三時邊郵未寧黎元騷動興滯補弊之
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
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搢紳駭
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

治郡之能擢位首相蓋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
愁歎之弊而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滯
暗不通時變則不能宅百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
太宰之職可冒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
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仕因與京結爲死黨在
上皇朝縉紳目之位在劉曷林攄之右上皇內禪睿
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
乃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使其効
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奸以私植黨凡其施設

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暗猶能議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己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鴟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爲天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畧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

靖康要錄卷十

十一

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黜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輿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悞國負恩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事上皇罪已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別加圖任庶幾中興之業不愧于商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辭疾速發赴新任

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里不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朦副之許三鎮稅賦之數

二十九日新知東平府徐處仁言衰老無堪乞致仕或宮觀奉聖旨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陝西轉運使奏體究到知京兆府盛章修城壁大暑役民違法不公等事奉聖旨盛章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

聖旨民力久困常宜撫卹應措置使不得騷擾民戶使被實惠是月福州將兵作過殺知州柳廷俊就招安遣赴塞上勤王其將副劉政姚成等不能彈壓兵衆以致作亂至南劍州能捕擒首惡之人奉聖旨將

靖康要錄卷十

三

官許以功贖過其餘軍兵並特放罪

劉珪胡安國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

九月

一日臣僚上言伏見蔡京王黼當國除授出其私意輕用爵祿以示私恩此弊不可不革乃者張恣胡松年以利物巧事王黼而竊法從當時中傷善良傾擠同列人皆畏之高伯振與黼有舊使爲司諫三年俛首噤嘿自同寒蟬乃無一言及于政事閒有論奏如太學類齊私試程文而已士大夫至今鄙笑不已李

璆則蔡京之死黨輕儇無行專事口語在其黨中號能軒輕事機是宜竄斥終身不齒者也今皆復修撰中外惑之王賓乃余深上客諛佞無能畧與深同常爲侍御史無所建明其才可知矣奈何除太宰少卿凡是數者不當人心物議沸騰奉聖旨張志胡松年高伯振李璆並與復直龍圖閣前除修撰指揮更不施行王賓與郡

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至今未解益貽唇聖宵

靖康要錄卷十

三

盱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萬兵眾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儒雅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保其盡忠然師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輩在

朝何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常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卽委曲開諭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僚亦不復言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爲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然士論尤爲不平躡遷樞府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尙以延康秘職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奸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悞國迹其罪狀夫豈

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寃奉聖旨許翰落職宮祠

五日聖旨卽位以來振淹起廢庶銷朋黨以厚風俗晁說之許景衡擢爲侍從兼職東宮數常面諭皆出親選今乃視大臣陞斥以爲去就懷奸徇私殊失事君之義可並落職與官祠免謝罪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相吳敏因

上皇有內禪之意遂乞傳位于陛下曾未累日致輔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浸生驕侈挾贊助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措意將帥之任不復關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備糧食稽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

靖康要錄卷十

十五

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于已者喜之不問愚知異于已者惡之于是士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而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揚州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冠于祕殿可輕以授之哉伏望明其罪惡以正刑章爲後世臣子之戒奉聖旨吳敏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聞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十一子未知所立其心亡聊承

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乞立晉王大事方
決雖其平時英畧如此一爲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
其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纖芥胸次者誠天下
之難能也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以大位內
禪于陛下不謀宮闈不聞閭宦不詢羣臣使神器永
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
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
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
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授其語于

吳敏俾之建白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
矣敏不自揆乃攘爲己功羣小交口稱道爲有定策
之勳茲實駭聞假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百吳敏
何能爲哉敏旣貪天功以爲己力又德蔡攸所授之
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畧不顧君臣大義雖交章攻京
攸之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
助迫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攸于湖外而已
陛下灼知其奸乾剛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
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于內地大不慰天

下之心無有不歸咎于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
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遽欲棄與徐處仁
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种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爲
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天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
解潛折可求敗衄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
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旣去復來敏
方且檄河北諸將聲言襲燕其謬謀悞國莫不如此
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奸積惡柔佞陰
狠未見其比投之退裔尙恐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宮

靖康要錄卷十

七

祠優職豈宜畀之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言章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程昌弼落職送吏部與合
入差遣以臣僚言昌弼初由小使臣諂事魏伯卹黃
緣交結王黼李邦彥朱汝賢蔡京冒濫官爵故也

六日聖旨濟王府贊讀晁貫之宗子博士岑議份前
知方城縣解于可金州刑曹于參朝奉郎呂六問新
判西京國子監王震皆一時之秀可召赴都堂審察
訖引對並與升擢

七日聖旨曾誠方元若江端本李彌遜邢倬並與郡

免謝辭

吉州防禦使眞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塢卒八月閒
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幹離不之師
十四日入塞徹眾以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
兩攻眞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措畫乖謬至九月六日
賊遂登城邈不能死爲賊所辱而囚之時塢爲都鈐
轄以身率眾晝夜搏戰城上先是賊攻北壁塢立拒
之至是賊僞移攻東城邈復趣塢往應之力攻兩日
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忽鼓

靖康要錄卷十

三十六

眾憑堞而上城遂陷塢猶率眾巷戰麾下稍稍先去
塢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
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賊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
縲絕脰而死

靖康要錄卷十

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卷十一

九日臣僚上言蔡京恃吳敏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紛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置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地濱海絕無煙瘴風土不異于中州此吳敏之私也今若不置之海外無以正凶人之罪而服眾人之心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奉聖旨移萬安軍臣僚上言近嘗論列吳敏掩蔽上皇內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爲不忠之戒

靖康要錄卷十一

一

陛下尚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卽大位屏去宮嬪不邇聲色近以星文謫見減膳避殿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邇者重造金器數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但笑而不答伏望遠賜投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故相張商英詔太常賜

謚命詞臣撰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

親書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漢唐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

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爲之
和親守備則施于夷狄強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
撫定羈縻則施于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
至于征伐或施于強或施于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
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

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持
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竭軍旅不振士不爲用而
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國圍守乎巨鎮而我
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則夷狄強
盛之時也彼強我弱攻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
并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輕動于是种師中敗于榆
次解潛敗于南關折可求敗于汾州劉仲元敗于大
安驛是犯不韙自取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
謀臣猛將不世之才破秦項猶振槁甘受冒頓之困

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三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竝用二策善之善也伏觀今日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災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縉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失將士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敝之道兵寢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

陛下以漢高祖爲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爲法自爲守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于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姑舍垢忍恥以俟之未爲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面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十日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自尙書左丞建節知燕

山府委任之意重矣借令無材可辦邊事至于賊勢
強弱與沿邊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
取舍早爲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蔽欺終
不竭言其事數奏祥瑞誣妄詔諛以固寵祿養成邊
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
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
盡乞斥諸遠方以爲誤國者之戒雖以散官復居漢
東近地恐公論未以爲允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
安置

十一日詔曰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昇
付之意旣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
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
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
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
給事中吳敏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
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二日二十三
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
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眾知

引敏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氏子孫皆遠貶而京子條至荆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于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終于父兄交契不言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我不爲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未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時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令

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奸僞締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待制譚世勛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他爲謀上皇獨斷而爲此吳敏乃以爲己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贖罪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尙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耳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十三日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欲快己私恐人擬議

遂乞降御筆手詔出于法令之外不復經由朝廷欲
乞自靖康元年前凡所降御筆手詔令編修敕令
所將祖宗及見行條貫參考刪修成書然後頒行目
下且用元豐嘉祐編敕以俟新書之成奉聖旨依奏
制以定國軍承宣使王宗澆爲奉國軍節度使充殿
前副都指揮使

臣僚上言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并門之圍未解河朔
之寇深入而我師素有敗衄退走之恥者士勿用命
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助戰哉

倘朝廷于行法之際有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
怨之心則士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于今
其勢亦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
孰不知沂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
忠輩開門延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于此也河朔自
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
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
王安中身爲安撫措置乖方旣陰知其有變而嗜利
固寵不以告朝廷乃夤緣黨與私求自便以歸致使

郭藥師背叛降敵爲之道地遂至于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閭巷之人皆知之凡常遭虜寇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恨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倘得二人重加誅責則天下必曰聖上哀念我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則孰不鼓舞歡欣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氣之不振而不用命者乎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韶州安置

十四日中書舍人劉珪言準中書省到送詞頭以晁說之許景衡視大臣升黜以爲去就懷奸徇私諸失

靖康要錄卷十一

七

事君之義竝落職與宮祠者右臣契勘晁說之許景衡近者乞斥臣與之同省親見其事須至具實奏聞契勘前少宰吳敏係八月二十六日宣旨罷相無晁說之九月初一日行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詞頭卻作平詞致蒙門下省退回其晁說之于初二日改作責辭行出說之爲見自來舍人行詞致有退換卽爲失職心懷慚懼求補外郡其許景衡爲與尙書右丞陳過庭係妻之同兄昨來過庭任中丞日景衡除右正言過庭乞避親蒙許迴避遷景衡爲太常

少卿今來過庭任右丞係三省執政官所以景衡乞行回避其事理又與晁說之稍異但二人劄子適然同日進入所以有可疑之迹上致陛下不得不以爲懷奸徇私也臣竊以晁說之旣見朝廷降下言章卻作平詞致令退換此爲可罪然求出非爲吳敏也至于許景衡避親劄子求其閑慢差遣語言太繁蓋緣前來避親自正言超擢太常少卿今許景衡不識大體但知恐有求進之譏而不知有大臣升黜未可求去之嫌所以懇乞閑慢差遣非爲吳敏也臣聞臣之

事君如子事父苟有見聞不可以不上奏臣緣與之同省親見本末各有所因卽非懷奸是致行詞未得更望裁酌明正晁說之行詞失當之罪許景衡不係本省卻乞回避之過各隨犯以行黜責卽可命詞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候敕旨奉聖旨依所奏命詞行

下

十八日聖旨天井關賜名雄定關

十九日監察御史張澂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刑了畢其首級黑漆木匣盛貯及用水銀生油養浸固

護齋管前來未審何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割檢
坐前後臣僚言章井張澂所奏令開封府大字于市
曹要鬧處出榜曉示標首

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二十二日詔孫傳以玉輅押赴大金傳至中路而回
開封尹程振言竊惟漢高帝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
遺威加海內遂成漢業而與匈奴議和親之約光武
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得復漢室
號稱中興而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夫以高帝光

武而不得志于匈奴豈力不足以勝之耶蓋以愛養
元元爲心而不肯以所重要所輕也恭惟陛下玉立
春宮恭儉聞于四海正位九五惠澤加乎生民是宜
高拱無爲以享太平然承允安之私邊備廢弛軍政
垢玩銳兵猛將盡于燕雲之役故金人一舉逼都城
踐河朔并門封豕長蛇日肆其毒竭天下之力以禦
之連年動眾未聞得其要領以震驚毡裘之心舒發
華夏之憤豈陛下神武不足以制之耶是猶三年之
病而一旦治以藥石補以梁肉雖厚加調養僮僕扶

持而未可責其大步疾趨勢則然也故臣願陛下結以誠信而沮其謀遺以金帛而饜其欲外務議和而內嚴守備數年之後國富民足將選士勵車攻馬良然後徐議大舉以刷吾恥未爲晚也惟陛下實圖之臣不勝大愿

監察御史張澂除起居舍人康執權除國子祭酒尹焞補和靜處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金賊游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强外援如今春勤王之師無

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俟臨時遣使決難倚辦萬一道路沮擁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爲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今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宜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罷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橫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示以爲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宜厚委之既專賞之宜寵彼若不捐軀以

報君 不忠不孝之罪天亦得以滅之豈敢復有
顧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帥各帶
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
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
東道京東西淮南東西路鄧州帥總河南道京西西
南路荆河北路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
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帥所部勤王差撥兵
馬移運錢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爲應援其餘
事竝依舊法一四帥舊係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

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竝
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發仍于所差處不限文
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竝令所部州縣
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遠及近攢移運別項椿
管充差發兵馬之用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于拱州潁昌府開德府
鄭州各制都副總管用武臣緣上件委任所責非輕
惟人才實可濟今日急難者用之不必如平時問其
元初薦引及前日瑕疵以爲窒礙如此庶幾可以得

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
于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
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屬
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別爲一狀
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乞令三衙都指
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公同薦舉若此選擇必
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奉聖旨依奏竝限一日
中書舍人劉珏準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
安扶繳到詹度差知荆南府令副都堂稟知事訖發
新任者按度人品凡下醜迹穢行嘗挂吏議止知柔
邪無恥夤緣仕進向者童貫收復故地度率先附會
建議之人故首除知燕山府高官峻職皆自此得之
伏望重行竄責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詹度爲
保守中山實有勤勞以功贖過令以欠合人于下旨
臣聞燕山之役毒流天下上則背違盟好失祖宗之
信下則差科轉輸困天下之民外則致夷狄侵侮然
其事之作有倡之于前者有成之于後者有終始皆
與其謀者若和詵薛嗣昌輩倡之于前也若沈積中

譚稹輩成之于後也至于終始皆主其事則童貫李良嗣詹度是也今童貫李良嗣和詵譚稹沈積中薛嗣昌相繼斥逐度獨未責天下雖以爲疑而尙有以爲說者以度方守中山也今度以奸謀得脫中山雖貶斥嶺表彼亦欣然而乃授以使藩使之釋重寄而得安處召之稟議使得聘巧計以障物論此臣之所未喻也度之罪惡安扶已言之蓋其所陳猶有未盡者臣聞攻伐耶律氏之謀自度等啟之而朝廷猶豫未決宣和四年閒度以書趨童貫云今不取必爲金

人所先伐燕之舉于是決矣是燕山之役實度趨而成之也北界賊張鴈八譚大錯等殺蔚州守而大金追捕至邊度招而納之金人借此興兵是金寇之作度實召之也去歲之秋蔡靖以金人點集累有奏陳度時守中山獨言不應有此是致上皇以其鎮靜特賜獎諭因此更不爲備是金寇之作度不獨召之又實縱之而誤朝廷不爲備也臣又訪聞去冬金人指名以索者四人其三則童貫張覺譚稹其一則度也論度窺寵迎合以啟燕山之役其罪不在沈積中薛

嗣昌之下論度招納叛臣以致金國之寇其罪不在
王安中譚稹之下蓋直與童貫李良嗣相上下今乃
不特免禍而又過有褒擢此物議所以藉藉也度之
穢迹醜行不可道于君父之前蓋今河北之人欲食
其肉三尺童子與夫走卒賤隸皆羞言之薦紳士夫
言及度者莫不扼腕憤懣然久不致敗露者以能廣
行賄賂凡有位者多爲所汙故力護其短以迄今日
臣聞去冬金人銳于長驅未嘗力攻中山今春之還
爲种師中襲其後故卽引去度嘗妄奏功爲臣僚所

論按見誕謾矣豈可以爲有功哉如謂其善守則宜
付之中山不當易也謂其有謀則宜急使之守邊不
必召之稟議也今太原失守中山被圍陛下焦勞形
于玉色夜則忘寢食則忘味人皆歸罪于度意謂朝
廷將行誅斥而付以荆南召之稟議臣恐天下聞之
忠義者解體誕謾者復作爲患非小小也伏乞陛下
察安扶所奏及臣所論明正典刑竄之嶺表以謝河
東河北人民之怨以釋薦紳士夫之憤以慰四海九
州之心天下幸甚

二十七日少宰唐恪等以星變潛消表請御殿復膳
詔不允詔曰朕臨天下之大以承宗廟之統夙興夜
寐嘉與二三大夫同和比議宏濟艱難乃者權臣擅
朝竊弄國柄幸時變故誘脅眾心深險自專乃敢貪
天之力凶悞不孫遂成震主之威締交合謀呼吸羣
動指天畫地睥睨兩宮交通私書申賁舊約詭秘莫
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奸狀浸顯尙存大體稍屈常
刑而事未革心同惡相濟興訛造訕怙終勿悛或譎
張爲幻起胥動之言或羣黨相維阻已行之令或顧

懷舊恩以撓邦憲或僥倖後福以明去就倡導邪說
謗讒紛然朕虛心以視研究其實申飭屢下益致喧
呶有臣若斯爲國之醜咨爾有眾明聽朕言毋訛爾
心毋載爾僞克常其德以叶厥中朕則汝嘉亦有無
窮之令聞苟懷異悖德自如變亂是非規動朝聽國
有常憲必罰無赦

聖旨詹度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顏岐東道都總管胡直
孺副朱然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張杲南道都總管

張叔夜副高公純

喬師中落職致仕差充京城南壁點檢器械

閤門宣贊舍人張亢奉使粘罕軍前劉衍奉使皇子
郎君軍前并押賜禮物

聖旨河北河東路罷制置察訪司

十月

一日臣僚上言竊聞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欲望
盡數行出席四方咸知其罪奉聖旨竝令行出

臣僚上言伏見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按綱輕

靖康要錄卷十一

六

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算奇畫
及陛下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覆
將非一又耗用邦財不可數計綱知其罪而自列矣
陛下復加以寵名使守便郡此臣所未喻也 又臣
僚上言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界陝西好水
之戰任福劉平等皆没于陣士卒死者甚眾非不知
諸將違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机然猶降一
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而諸將深入荒城
卒伍駭擾致罹殺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也

雖原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
陟降如天死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苟
有罪焉不可不加斥也臣竊見李綱勇于報國銳于
用兵而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其罪亦著矣陛下諒綱
用心無他因其請罷寵加峻職授以便郡于此見陛
下厚于記功薄于責過也然綱之所以敗軍覆將耗
財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也安
得不加斥責以示懲戒乎臣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
中正仰事陛下非敢于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

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
錄督綱今日之敗志在殲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
事之心爲敗事者之戒矣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
洞霄宮 又臣僚上言竊謂先王賞罰惟軍政爲大
蓋以戰危事也一有所失禍毒不細故嚴爲之戒謹
按李綱身爲大臣專制闔外而師出罔功當任其咎
縱使敗衄不由節制之非則思受鉞之義尚須屈身
爲國受戮以申軍政豈可復寵以職名優居祠館雖
陛下欲由全體貌然公議不允況今邊繳用兵責諸

將論功之日必有所懲乃克用勸伏望再加褫削以正厥罪 又臣僚上言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兵甲非不多也辟置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人吏凡六七十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于多門臨時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賊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鬪而遁斬將不關主帥生擒卽非虜人兵卒遁逃金帛散失綱旣告罷其屬官或托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券歷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

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將決策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機宜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等官員數猥眾又多晚進書生綱傲然略不咨問其與親密朝夕不相舍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寮屬將僚惟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牧爲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之卒以無助而敗事况鄒柄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眾而決謀于此二人可謂疎謬之甚聞綱初欲詣隆德柄

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阻邊督諸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下數日矣綱在軍中尙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爲甚昔者曹彬取幽州敗績大謝天下太宗念其常有功于國亦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其部屬至有編配者綱蒙陛下之眷獎亦厚矣宜奮不顧身思所以報今喪師辱國如是之甚罰其可已觀文峻隆宮祠優職非所宜得願賜斥奪以叶師言若張牧鄒柄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

旨李綱落職依舊宮祠鄒柄張牧竝罷見任令別注授差遣 又臣僚上言昔漢王恢常建用兵之議與韓安國論難往反至于再三漢武從其言用爲將軍以擊匈奴師出無功卒從吏議臣謹按李綱首言用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綱方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輕夷虜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誤朝辱國未有若綱之甚者其奏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御筆手詔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事歸之君

父以追其責懷奸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蔡攸結爲死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之中正賴兵眾以爲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慙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踪跡詭祕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爲賴陛下察見攸奸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已定若綱言遂行而攸遂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議和旣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

有日矣而三鎮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旣成無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刦營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興言及此可爲慨然陛下隆寬廣愛薄綱之罪止于罷政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馮楫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眾聽唱爲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斂民之金以犒虜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爲罷之綱乃斂恩歸已出收其榜以沽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爲盡出于綱故伏闕之日聚眾萬餘觀綱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

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綱爲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尙以崇階均佚宮祠非所以示懲也伏望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方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又臣僚上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社稷之安危倘輕動妄作懷私誤國豈逃重譴哉伏見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卯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彼先刺探引綱爲援使冒策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上皇帝心存道奧倦

聽萬幾陛下以天子授大寶位臣下何預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傳于城下逮西京兵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于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挫衄使金人復肆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榜取民金寶京都之民爲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取于民而綱自出榜文以爲己功身爲大臣躬至肆市以收前榜竊譽兵民使怨歸于上其罪三也兵旣妄動朝廷不得已彘行罷免爲之死黨

者默論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縱跡詭秘其遺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但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至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其罪七也身爲樞輔智術疎淺不能逆詐輒

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余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寇未平其罪八也陛下以神師中之敗沒欲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輒拒抗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命以臣抗君幾于跋扈其罪九也逮至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潛之兵潰散卒無尺寸之功而并門失守其罪十也古人所云是口尙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行軍用兵徒知襲童貫之迹妄自尊大爲寮佐者罕見其面獨持淺智不能用賢果致債敗欲誅厥由咎將誰執

伏望陛下早正十罪特賜竄斥 又臣僚上言臣聞國之所恃者賞罰也民之所信者號令也賞罰之行黜陟不當于羣心號令之施播告或匿于厥指則非所以定國是而孚民聽也臣竊見李綱自樞密出爲宣撫其任可謂重矣綱天資踈薄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于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平日敗亾之冗士圖事揆策旣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資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

定國是也然綱強辨似智敢爲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枉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爲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朝廷以賈眾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奸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爲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于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爲証質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

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爲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廸庸暗無狀揭大榜于通衢肆爲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交章奏劾陛下卽罷輪納或命以官或以官屋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都人但見李綱收榜曾不知出于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唱市井無賴千百爲羣白晝縱殺幾至生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諫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

都城守禦雖嚴武帥亦以爲言綱又言爲躬述利害回鑿輿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惑眾妄自夸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神師道與諸將劄兵郊外虜營寢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爲後圖豈有姚平仲喪敗之禍平仲之戰綱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爲狂誕之言瀆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之棄去君父逃于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爲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顯甚元惡負國

厚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構
奸言離間兩宮逮其黨宋喚傳導語言狂妄不遜神
人共憤攸旣以罪被斥綱爲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
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爲諛詞云不敢渝德又有
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
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閒一至于此綱之罪七也于
乞去之章安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手陛下陛
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閒綱安得此語
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

授兵部侍郎以後誥勅繳納朝廷畧無顧憚綱之罪
九也綱總行營專主用兵邇者乃復請卑詞厚幣以
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于度外綱之罪十也今
夷狄僞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
懷奸黨惡之罪已條具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綱之
斷擴離照之明處之散秩竄之遐方以申邦憲又
臣僚上言人臣之罪莫大于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不謂之盜竊觀李綱
劄子稱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

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惟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欲使吳敏李綱二人大用爲己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意先達綱太常少卿疎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朝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事始搢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假攸言

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綱劄子曰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鑿輿之行爲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却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二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

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爲功何也
上皇北歸乃本其志陛下遣近臣祇迓禮意曲備兩
宮未常不和綱乃以爲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子
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叫
呼銜耀要譽于流俗于表奏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
功于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爲然遂以
爲真國家柱石也大率綱之爲人高言誕計足以欺
惑愚衆今春虜人頓兵城下綱領行營及京城守禦
司屢聲言破賊都人遭閉圍之久莫不喜之使應援

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信
綱以爲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索
金銀朝廷括民間以足其數時中書侍郎王孝迪獨
主其事揭榜立禁民甚苦之臺諫論列朝廷遂罷括
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徧歷京城自收其榜欲百姓
歸恩于己又使妄言無行之徒馮檄陳公輔輩稱功
頌德奔走掄揚以竊流俗之譽遂率龔俗叩閭喧噪
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于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
罪不容誅爲臣之義可如是乎今宣撫河東畧無經

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衄陛下因其斥罷
遂與揚州又與宮祠流俗紛然謂有大功不宜閑廢
請降睿旨以綱之罪暴白于天下奉聖旨李綱責授
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少宰唐恪等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所請宜允

二日特進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薛昂劄
子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薛昂許守本官職致仕

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言蔡京死黨有三曰余深林
攄薛昂皆引致要路同惡相濟始終附會指天誓日

而不相負者也京之大奸既已暴露而正典刑余深
林攄削奪追貶稍示從坐之罰而獨于昂尙使冒極
品之官華峻之職偃然如故今許以特進大資致政
寵其歸則何以慰天下之望奉聖旨薛昂落職致仕

又臣僚上言伏見薛昂以特進文階之極元豐未
更官制以前乃僕射也國朝之制非歷宰相不除其
選重矣按昂天資邪詖學術甚陋其所屬文士大夫
傳以爲笑崇甯初爲大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
漢者昂輒斥落以塗學者耳目壞其心術有識之士

爲之扼腕元符中常上殿乞罷史學哲宗皇帝曰薛昂俗搢紳閒至今傳誦平日媚事蔡京無所不至舉家爲京私諱其名昂語誤及京字卽自批筆其口昔之佞人固有常舐痔以媚權貴者矣未聞舉爲同列私諱其名者也昂之俗佞一至于此乃以極品得謝實爲僥倖伏望削其特進之階以厭公議奉聖旨薛昂降充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五日幹离不軍陷眞定府

金人遣楊天吉王訥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

李綱等九人家屬詔王時雍曹朦館之時雍議盡以三府所入納增歲幣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二帥且河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納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送伴官借給事中黃夏卿閣門宣贊舍人趙說充大金國生辰使副徽猷閣待制宣撫司參謀折彥質爲龍圖閣直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七日聖旨月朔上七諸州官朝拜燒香非祖宗法竝罷詔遣文州刺史辛康宗賫詔撫諭陝西五路制置

司將士

八日金人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聖旨昨降諸路勸誘人戶獻納錢物指揮勿行

詔賜獎諭王似以夏賊乘閒盜邊能獲其酋長生致

闕下勉責功名以副瞻矚

九日葉煥依舊與郡前除直秘閣宮祠指揮勿行以臣僚言其往進繼明集叙述東宮故實及增置宮僚等事出位而言徼福于後故非靜慎端良之輩事今既引疾請去可因而許之不宜授以中秘美職故也

靖康要錄卷十一

三

十日上率羣臣獻壽于龍德宮

十一日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涪陵人焦定常受易子曩氏郭先生究極象數逆知人事而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理今居河南府樂道潛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至奉聖旨河南府差官詔赴闕

十二日秘書少監洪芻除左諫議大夫侍御史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秦檜除左司諫監察御史元當可除右司

諫國子司業黎確校書郎胡唐孝竝除殿中侍御史
王俛宋齊愈竝除監察御史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才人才之難宜所愛惜豈以
一眚遂廢終身除挾奸害政罪狀明白者不在任使
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
輩薦引遂皆屏逐庶使革心應以時用三省及臺諫
官深體予意以示至公

聖旨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及民力先困若京

西運糧每石一斗至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陪
費百餘萬緡聞之頗爲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
戾今後但可就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議般運以稱
恤民之意若舡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自當依舊
奉使李若水劄子言臣等被命奉使山西皇子軍前
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
皇子只說頭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續到國相軍前
館伴無主意及見國相專理會三鎮無一言及歲幣
歸朝官至于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爲諱或言或不

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槩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廩祿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惟以宿禍前旣下詔遣不當復吝况金人以絹書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收納且絕燕人南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旣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抵教過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春旣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旣已用兵幣何得與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睽也豈有不與之

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的數旣見館伴說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胡亂許了今庫藏已竭那里得來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中所係甚大君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折租之說彼云旣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無窮之利動之而其

意確然終未諧契仍云已令王泐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尙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惟任宸斷區區所見尙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揆王泐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又劄子臣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常不以皇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係大聖之子族屬爲近昨至城下暴聲遠聞矜露其功大有跋扈之勢故特重之然國相爲

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辭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鎮而國相確然終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爲諱常以此異同質之于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般莫是貴朝看得別其微意似恨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給使人眞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中者曰皇子常來此閒取稟雖云各護其所事然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常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已

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用德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孚不害和議大計又劄子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竝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別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瓶罌牖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阜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陵鑠

日甚一日尪殘窮苦狀若幽陰閒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又于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收集散亾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剿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膻真有戀上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于調發產業蕩于誅求道路嚎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

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
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憑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
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逡巡向賊之意處山之眾
有激昂殺賊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
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肝以陛下憂民之
心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死地
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忌諱然臣等區
區忠孝之心目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
軫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于既往思救援

之計拯民于將來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取進止
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東南之民三十年閒般運花
石繼以應奉百端騷擾中閒方臘作過後遭橫逆民
俗市肆尙未復舊全藉守臣中和豈弟多方巡撫一
不得人不惟千里被害竊恐別致生事謹按知杭州
毛友疾病之餘精神不甯恣情任氣不循禮法下車
之始謂杭州會府官妓豈可不滿百人抑勒隊長肆
行糾索良人之婦預選者三人其夫訴于州卽收禁
于獄遂有自經而死者民間理會田地不問合與未

合釐革皆取契毀抹爭旣不息莫適爲主緣此田地
荒蕪無人耕種理斷詞訟自執偏見富者與貧訟則
貧者得理命官與百姓辯則百姓得理元不問其是
非曲直也本州發遣勤王之師友令不得支帶甲錢
羣卒叫罵幾至生事近朝廷取攸之家資文字到州
友曲爲稽留密報蔡氏使之藏匿甚喧公論尋常判
狀之詞有叵耐勿事之語人多傳笑其他怪謬不可
槩舉又言友昔治鄉郡以有善狀宜不可復用但以
蔡京之死黨吳敏之親戚故敏薦而用之若不竄斥

靖康要錄卷十一

三

更留在任士民何辜伏乞早賜罷黜奉聖旨毛友差
提舉杭州洞霄宮以葉夢得知杭州

靖康要錄卷十一

